



气温低于0度 多肉赶紧断水才能安全越冬

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个周日就冬至了，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到了，多肉也该断水了，不然准会冻烂根。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，南北方多肉如何安全越冬。 □ 吴笑文/整理

南方多肉如何安全过冬

南方的冬天，气温-5℃以上，完全可以露养，可不用做任何防寒措施，低于0度断水就行。不过要注意，低温天气尽量别淋雨，土壤一时干不了，就容易烂根；个别几天气温特别低的话，就把花盆搬室内。

下雪了怎么办？

长期露养的多肉抗性比较强，可以短时间被大雪覆盖，甚至下雪后颜色会更美，雪后只要出太阳，多半不会有事。如果连续几天都下大雪，甚至遇到阴雨、冻雨、雨夹雪天气，那千万要做好防护措施，不然容易冻伤。这就好比大街上的绿植，一到冬天就盖一层帆布是一样的道理。

多肉冻伤后怎么办？

冻伤后赶紧搬到室内，开门开窗保持通风，室内外温差不要大于10度。最好先移到比原来高个2~3℃的环境中，让它逐步自愈，不要骤然放在暖气房内，温度一冷一热，交替太快，容易死掉。

疗伤期间，不要动它，也不要浇水，保持通风，7天后它就会慢慢恢复。

推荐几种万年不变、超级抗冻的多肉：长生草系、子持白莲、姬星美人、紫玄月等。

北方多肉如何安全过冬

1. 多肉的适宜温度是5~28℃，夜间气温低于5度就要搬进室内，前提是多肉已经完全服盆了；如果是小苗和新移栽的，要更早入室。

2. 入室后多晒太阳，晒太阳可以补充能量，提高抗寒力；每天中午开一会儿窗，保持空气流通，但不要吹冷风。

3. 冬天尽量不浇水，0℃以下直接断水，除非家里有暖气，即使有暖气，一个月浇一次也够了。

4. 如果多肉数量比较多，室内放不下，室外，冬天可以用保温膜盖一个简易的棚，这样零下十几度也可以安全过冬。薄膜棚白天太阳直射时，温度可以达到15度甚至更高，但是太阳一落山，温度就会直线下降。温度再低点，一层膜不够，可能需要两层膜，或者在膜外面覆盖旧棉被、旧衣服、稻草杆子、帆布等。

5. 除了做好保暖措施，盆土的干湿也要控



制好，即使有个塑料棚膜，也尽量不要浇水，多肉本身储存的水分可以帮它度过大概2个月的时间。同样的低温情况下，多肉暴露在空气中和处于封闭环境里，坚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前者更容易导致叶片冻伤化水，所以花友们要根据自身条件，该搬屋里就搬屋里，该加膜就加膜。

难忘槐香 □ 孟石代

从迎春小喇叭吹响的那刻起，春天一个劲的绽放、宣泄、舞蹈。

高雅富贵的牡丹在公园里、庭院里、大道边自我风骚了一番，引得世人谈吐议论，纷纷赞美。野桃花不甘寂寞，引得万蜂屁颠屁颠地争相献媚，那些勤奋的小精灵追随着花儿飞翔，收集着百花的精华，酿成花蜜香甜万家。

就在这姹紫嫣红纷纷谢幕的时刻，槐花犹如春天最后一位款款而来的白衣仙子，在最后一场春雨的滋润下，一夜之间让远在深山的故乡香飘四溢，美轮美奂。

我吮吸着甜丝丝的花香，不由自主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。隔着车窗远远的就看到了故乡田间地头一树树槐花。它们在微风中轻舞飞扬，山风吹着口哨，花树轻盈妙曼。甜丝丝的槐香随着山风猛烈地涌入我的鼻孔，有一点势不可当，把我味蕾的记忆骤然唤醒。

我的心此刻酥软，回忆绵绵。

回到老屋，我迫不及待地提上儿时用过的小篮子，拿着竹竿去三哥家院边采摘槐花了。

这几株槐树是三哥家为了加固院子十年前栽植的，其中有几株我也帮忙栽了。那时正值青春年少，只觉得种树好玩。居家在外，看到它们的日子越来越

了，一晃十年曾经小小的幼苗如今长得挺拔硕壮，有的直径半尺多粗，仰望健硕伟岸，绿荫如盖。

正午时分，湛蓝天空点缀着朵朵如棉的白云。阳光透过树叶缝隙，一缕一缕的光线清晰诱人。此时的阳光像细碎的银子斑斑驳驳，不均匀地撒在地上、草叶上，以及我的身上。满树槐花洁白如玉，香气袭人，勤劳的蜜蜂上下飞舞，你来我往好一派热闹的景象。

我拿起竹竿开始采摘槐花。儿时记忆像开闸的洪水，在我的脑际肆无忌惮地流淌。我用竹竿上的铁丝小钩轻轻一拉，树枝离我近了，我用手一拽，“咔嚓”树枝很脆，就掉落在了地上。一串串洁白的花朵藏在绿叶之间，一起静静地展现在我的眼前。我迫不及待摘下两串，放在手心里，静静欣赏着，它们像一串串洁白的小铃铛，又像一对对戴着小白帽的列兵，一字排开，高昂头颅，仰天高歌，引得蜜蜂倾听，逗得山鸟欢笑。竟然有一只蜜蜂飞到手中的槐花上采蜜。这小家伙全然不顾我的存在，我已经有点害怕了，屏住了呼吸。它却自顾自地上上下下飞舞，大概是吸足了蜜，飞了好几个来回才掉头走了。

我采摘了一小篮子槐花，找来一个不锈钢菜盆，把槐花小心翼翼清洗了三次。母亲早已烧开了水，我一把

一把地将洁白的槐花送到热气腾腾的开水锅里，洁白的鲜花在滚烫的开水里尽情游动嬉戏。瞬间它们便失去了洁白素身，变得白中带绿，紧紧聚集在一起。蒸腾的热气裹挟着槐花的清香，迎面扑来，清透心脾。我用凉水将煮熟的槐花又一次清洗了两次，加上少许食盐、香醋、香油，一小盆槐花菜就做成了。

我恭敬地让母亲品尝。

母亲说：“真香！”脸上洋溢着微笑。

这是我第一次做槐花菜，第一次喂母亲吃菜，看到老人家脸上久违的笑容，幸福的泪花模糊了我的眼眶。

端详着自己亲手做的槐花菜。小时候我们在高大的槐花树上攀爬采摘槐花的情形依然在目。儿时攀爬的大树已被砍伐，新的硕壮槐树又挺立在村道两旁，像一个绿色长廊，给村庄增添了无限的魅力。五月份的槐花菜在童年饱了我们小小的胃，滋养了我们飞翔的梦。如今享用槐花菜却成了一种奢望。

岁月流逝，花开花落。虽然曾经的花树已成为腐朽，但是童年的艰辛与快乐，味蕾记忆犹存。我仿佛就像一只飞舞的蜜蜂，无论飞多远，都飞不出故乡的天空，因为那里有我一生都采不完的蜜。

槐香依旧！心的方向依旧！

